

教子无方

◇ 辣心录 刘鹏艳专栏



刘鹏艳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、一级文学创作，发表小说、散文、儿童文学等数百万字。著有长篇小说《青山依旧在》《春风城》、小说集《雪落西门》《鲜花岭上》、散文集《此生我什么也不是》、长篇系列童话《航航的成长季》等。

我要如何教育我的孩子？这一思考，就让云端的上帝笑得几乎洒下泪来。然而白云苍狗，上帝终究没有落泪，大约他以为一个母亲如此慎重地思考这个问题，可笑归可笑，倒还有些余地，究竟不比另一些自以为是的哲学家和思想家。他笑得便有些节制。

我何以如此严肃地思考呢？因这一日孩子姥姥颇有几分炫耀地同我这当妈的讲，我儿子叫小物什夹痛了手，哇哇地哭，老外婆就告诉他，你不要只是自己哭，哪个东西夹了你，你找它算账去。小子果然不哭了，转身去找那物什的麻烦，拍拍打打地拿出男子汉的气概。老外婆的得意叫我哭笑不得，我说你这样教他，可是叫他好歹不分了，若以后他自己不小心冲撞了别人，竟还要反找人家的麻烦不成？老外婆振振有词说，那又是另一番话，难道叫我孩儿跟人前装孙子？他爸爸一旁拍了大腿高声和道，此言有理，有理至极。他姥爷听了也颌首做敌忾状，倒似我做了个不识好歹的人。

我不能将儿子塞回肚腹中，只能由他野蛮生长。他身边的一切，他的爸爸、爷爷、奶奶、姥姥、姥爷……还有那些“老师”“专家”和“教育工作者”们，统统天然地存在，我有什么资格替他去屏蔽他们呢？我也是这样生长的，他的老外婆，也是我的母亲，曾经教育了我，我如今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我误入歧途了吗？我荒唐透顶了吗？那么我有什么理由不放心

老外婆去影响他呢？

又有一日，儿子调皮地把被子从床上胡噜到地上，乃父见状横眉一吼，把被子放回去。儿子不理，依旧嘻嘻哈哈，大约以为这是一种游戏。乃父再吼，快放回去，不然要打屁股了。儿子仍不理，还乘兴在被面上踏了几脚。这回，当爸爸的红了脸，三下五除二扒开竖子的裤子，啪啪一顿脆的。儿子响亮地哭起来，边喊妈妈边往我身上扑。我轻轻推开他，说你快把被子捡起来，不然爸爸一生气还得揍你。他不。那边爸爸已经勃然大怒了，粗暴地拽过他，捏着他的下巴声色俱厉地吼，不收拾你不知道这个家里还有个专门收拾你的。儿子眼里闪着泪花，瘪着小嘴不说话。但无论爸爸怎么大声地吼，怎么大幅度地转捏他，他就是不把被子捡起来。这么小的孩子，居然知道跟大人对峙。我看到他绝望（以为妈妈不会来“救”他了）又不屈的眼神，实在不忍，伸手把他抱过来，放在膝上，和和气气地对他说，爸爸刚才打你了吧？他委屈地点点头。我说那爸爸为什么打你啊？他不说话（这个年纪的孩子还说不出全乎话），我就替他说，爸爸打你是因为你做错了事，把我们睡觉用的被子扔到地上了。好了，不哭了，现在你跟爸爸说对不起吧！他很乖地说了声对不起，但显然不是对爸爸说的，他的脸对着空气，只是因为我柔软的拥抱让他愿意柔软下来说一声对不起。他以为说了对不起就完事了，接着去玩身边的电灯开关，灯一会儿

明一会儿暗，他嘻嘻笑了起来，脸上还挂着泪。怒气未消的爸爸说别以为这样就完了，今天不把被子放回床上去，看我怎么治你。我忙给儿子打圆场，做错了事要改正，现在妈妈帮你把被子抬回去好不好？儿子先是条件反射般说了句“不要”，小人儿主意挺大，固执得让乃父忍不住又要动手，我赶紧向他递个眼色，又提了一遍建议。这回他识时务地想了一想，同意了。然后我和他一起“嗨哟嗨哟”把被子抬回了床上。

事情解决得还算圆满，我察觉到一两岁的小孩子也有自己的表态和发言。语言系统尚未发达起来的他，似乎已经知道个体遭到惩戒是对尊严的一种损害，所以他要努力维护他的自尊。这几乎是一种生命本能。据我母亲说，我像我儿子那么大的时候，有一次把家里装花生米的罐子胡噜倒了，母亲命令我把花生米捡回罐子里，我也和今天的小人儿一样，不依。不光不依，还激烈到拿自己脑袋往墙上撞，撞得咚咚有声。据此，我有理由认为儿子今天的表现还算温和有礼。毕竟他有一个更离谱的妈。

我承认我是教子无方的，却也不惭愧。某教育专家说：“说起怎么做，现在很多小孩子都很有一套，我女儿呢，也有她自己的一套，没有技巧就是她的技巧。”单凭这句话，我便很欣赏这个教育者，不是因为她专家的身份，而是因为她是一个母亲。我想，没有技巧地做人，当是从没有技巧地教育开始的吧！

快哉记

◇ 风土记 黄亚明专栏



黄亚明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研究馆员。文章散见《作品》《诗刊》《青年文学》《西湖》《散文》《长篇小说选刊》等，出版散文集《坐看》《市井水浒》数种，获奖若干。

一河绿意快哉，如老玉千年凝翠。泠泠水流处，藏诸般山影柳影屋影桥影人影狗影，窸窸窣窣，影影绰绰，如影随形，如心随影，随风而乱。又一河快哉风，扯岸边柳丝亦随风而乱，似好句子跳跳脱脱在快意文章里，无所依傍，偏要蜂拥而起，破墨而生，脱口而出。

好文章无章法却抽气盎然，好文章有章法却水气潏然，好文章包浆到老方正，年轻时则姿容俏皮，正如这长临河古镇，瓦肆勾栏，浮出了一角翘檐，若翘嘴白飞身鱼跃，墙头几串红衣辣椒古道热肠。

一街快哉人家。卖芝麻饼的，卖生煎的，卖麦芽糖的，卖野菜粑粑的，卖手工篮筐的，兼卖皖中百般风情，烟火生活，最是应景，十分市井，十分畅快。馆，庄，铺，房，坊，摊点，如芝麻粒嵌在两侧。米行，布庄，药店，酱园，酒馆，百货，杂陈于青砖黛瓦之下。我欲乘风上街，人生如赶集，当乘大红门联上的点睛之翼，若吃茶三碗，顿腋生羽翼，鲲化鹏飞，看街上人如弹丸，天上白云千载，世事空悠悠，人间重晚晴。

曲项伸颈，是三五只大白鹅在向天胡乱造句，臭豆腐在陶盆里神经病一样造句。臭豆腐快哉到大臭，奇臭生香，是异香里的神经病。聚贤中华

老报馆在民国年间以胡适之的大白话造句，准提寺的僧徒在晨昏对木鱼诵经造句，留真照相馆的老相机在用烟雾造句，牛家海剪纸的剪子在咔嚓咔嚓造句，百年邮政在邮筒、永久牌自行车和催归的电报之间造句，行人在八百米的老街造句，“笃笃笃”“笃笃笃”……句句快哉，句句云烟起落。秋风万里吹来，一切都乱了，一切都活了，院墙边晃荡数颗红柿，像省略号一晃数百年，秋风却不记长临河三国旧事。街道上高跟鞋和童子声各分平仄，自有音韵，仄仄平平在枝上头、人心头、巷尾街头，一路快哉。

阳光晴快，仿佛一锅咕嘟咕嘟的南瓜粥，憨实温良，妥帖到人心深处。老褐木雕门窗左右，有黄山人在门槛闲坐，如徽州墨团。无为人沿街闲走，如六安瓜片。长丰人迎酒旗闲语，如桃花粉面。其余岳西人，寿州人，蚌埠人，合肥人，肥西人，宿松人，诸多快哉汉子，横七竖八，均三缄其口，闭口不言。好景总是闭口难言。

街头儿歌奇巧，嵌入老镇地名，地名如人名，人名多吉祥，吉祥中子孙散枝发芽：

“一，一，吴兴一；二，二，梅寿二；三，三，盛宗三；四，四，罗胜四；五，五，张日五；六，六，徐藏六；七，七，朱龙七；八，八，罗

荣八；九，九，张永九；十，十，千张千子豆腐长乐集。”

这般《东京梦华录》的天真烂漫。这般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影落繁华。这般清奇的马头墙、冬瓜梁，悬垂而下。我顿脚拍手呼之，歌之舞之，满街想喊住吴兴一，朱龙七，张永九，大家伙们，千张千子，快吃豆腐长乐集。烟火人声，吃千张，吃千子，吃水嫩豆腐，人声鼎沸，亦是快哉。

对面为汤汤巢湖水，湖中银鱼白，米虾白，螃蟹红，岸边茶梅红，杏花白。白白红红，小白长红，舟楫泛中流，一湖神仙滋味。但愿做自在神仙，做了神仙也不换，不辞长做长临人，不亦快哉。

一千七百余年的繁闹埋在老镇地下。一千七百年，河水四围寂静，竹木安然，眼神清澈。

渐渐，远处夕光在野，河里一叶孤舟。孤舟夜行，野渡无人，有夜航船之魅，霜落石出，仿佛明清小品的清寂册页。暮晚，一个人，一河苍枯山水，与我舟一芥，梦里野狐禅，不亦快哉。

长临河者，昔名长宁河。有寺名长宁，予我长寿安宁。我欢喜长宁寺，松花落衣巾，僧推月下门。我亦欢喜长宁河，素月分辉，明河共影，空里流霜，飞漱其间，良多趣味。真是快哉随心也。